



港台暨海外华人作家经典丛书

# 桂花雨

琦君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I267  
2011411



港台暨海外华人作家经典丛书

华人

# 桂花雨

琦君 著  
蔡晓妮 编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桂花雨 / 琦君著 —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0.10

(港台暨海外华人作家经典丛书)

ISBN 978-7-5399-3947-6

I. ①桂… II. ①琦… III. ①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62182 号

书 名 桂花雨  
著 者 琦 君  
责任编辑 蔡晓妮  
责任校对 吴月芹  
责任监制 卞宁坚 江伟明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http://www.jswenyi.com>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照 排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新华印刷厂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字 数 240 千  
印 张 9.375  
版 次 2010 年 10 月第 1 版, 201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3947-6  
定 价 25.0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 目 录

- |     |            |     |     |
|-----|------------|-----|-----|
| 001 | 细雨灯花落      | 李商隐 | 87  |
| 003 | 相逢是别筵      | 李商隐 | 88  |
| 009 | 话友         | 李商隐 | 89  |
| 013 | 遥念         | 李商隐 | 90  |
| 018 | 遥远的友情      | 李商隐 | 91  |
| 022 | 因病得闲       | 李商隐 | 92  |
| 025 | 如此星辰非昨夜    | 李商隐 | 93  |
| 027 | 读书记趣       | 李商隐 | 94  |
| 031 | 春水船如天上坐    | 杜甫  | 95  |
| 037 | 犹有最高枝      | 杜甫  | 96  |
| 043 | 遥寄话家常      | 杜甫  | 97  |
| 054 | 终日思归碧山岑    | 杜甫  | 98  |
| 059 | 伤逝         | 杜甫  | 99  |
| 063 | 海外学人生活的另一面 | 杜甫  | 100 |
| 068 | 九重泉路尽交期    | 杜甫  | 101 |
| 072 | 方寸田园       | 杜甫  | 102 |
| 075 | 师与友        | 杜甫  | 103 |

- 079 倒账
- 083 镜里朱颜改
- 085 一对金手镯
- 091 金盒子
- 095 两条辫子
- 100 童仙伯伯
- 107 秘密
- 112 桂花雨
- 115 看戏
- 126 衣不如故
- 133 母亲新婚时
- 136 妈妈的手
- 140 母亲！母亲！
- 146 妈妈的菜
- 149 故乡的婚礼
- 153 喜宴

- 158 春节忆儿时
- 169 压岁钱
- 175 小瓶子
- 180 圣诞夜
- 190 杨梅
- 194 月光饼
- 196 镜里朱颜改
- 198 留予他年说梦痕
- 205 浮生半日闲
- 207 十三
- 211 迟来的青春
- 215 我没有绿拇指
- 219 你丢我捡
- 221 我心目中的美国黑人
- 225 阳光下的老人
- 227 小说研习班旁听记感

232	浮生半日闲	232
236	未有花时已是春	236
240	春的领悟	240
242	难忘龙子	242
245	我家龙子	245
250	人鼠之间	250
254	雪中小猫	254
257	家有丑猫	257
261	失落的爱宠	261
266	失犬记	266
270	梨膏酱油	270
273	照片	273
277	秋扇	277
281	风筝	281
285	红花灯	285
288	失眠	288
291	休假记	291

细雨灯花落





## 相逢是别筵

一个月前，因偶然的机会有幸，得与外子同去香港，在临行前的一个星期，我们的心情就开始起伏波动。倒不是为了得以见识国际性的会议场面，而是因为他得以与阔别二十五年的好友刘大汉君把晤。我与刘君虽未见过面，而从他们往还的书信中，已认识他一大半。他长于书、画、金石，并对国医针灸有很深的研究，是个道道地地的中国文人雅士，相信见面时，我们一定可以畅谈。

到香港行装甫卸，外子就拨电话给他。握着话筒的手有点颤抖，我在边上，也跟着“坐立不安”起来。他与二十多年阔别的知己，马上可以见面了，怎么不兴奋呢？半小时后，刘大汉的双手，已紧紧和我们相握了。他比我想象中沉默，也更朴实。骤然间，三个人面面相觑，似乎有一份意想不到的陌生之感。我忽然想起他与外子通信都是用文言文写的，写文言信的人，一定比写白话信的人更含蓄、更有深度。我这样想着，不由得也拘束起来。他是广东人，国语久不用，已不太流利，好像费好大的劲才说出一句话来，生怕我们听不懂，再用笔写在纸上，外子是四川人，数十年乡音不改，他们二人起初有点像“呆头鹅”似的，断断续续说着话，我在一边默默瞧着，心想这一对好朋友，学生时代住在一间寝室里，是怎么无话不谈的？比手画脚

吗？我几乎要笑出来了。

大汉因我是浙江人，不由分说，就把我们带到一家名天香楼的高级杭州餐馆，请我们吃大螃蟹。我不愿因我们杀生，也劝外子别吃，可是说时迟，那时快，两个大蟹已经端上桌子。我还是坚决不吃，由他们二人持螯对酌。我也喝着酒，吃菜相陪。看他们对吃蟹毫无经验，把肥肥的蟹肉连同蟹壳，像嚼甘蔗似地嚼一阵就吐了渣。可是他们那份高兴全不在吃蟹这回事上。在大汉是最知己的朋友来了，就要拿香港最时新、最名贵的菜肴来款待他。在外子呢，故人把最好的东西请他，再怎么不会吃也是回味无穷的。倒是饮了几杯陈年名酒以后，顿感有千言万语，无从说起之慨。原来大汉本性就木讷寡言，高兴之下，就只会为我斟酒夹菜。外子平时虽不健谈，而遇到老乡时，也会大摆龙门。今夕见到久别重逢的老友，却真个两心相契，欲辩忘言，外子忽然冒出一句：“大汉，你记不记得，我尝第一根奶油冰棒是你买给我的。”大汉木木然摇了下头说：“是吗？我不记得了。”彼此又沉默了半晌，只好重复地说：“真快，一转眼二十五年了。”想起杜甫诗中“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的感觉，真是一点不错，回到旅邸，我跟外子说：“尽管你俩都跟没嘴葫芦似的，我却从你们笨拙的举止中，深深体会到你们那一份深厚的友谊，尽在不言中了。”会期结束后，为了能与大汉多聚聚，决定在港再留两天。最可惜的是他夫人因一位长辈病危，须臾不能离开，无法分身。她前年来台时，我正访美未归，这次我去港，又不得相见。人生的遇合，竟是如此不易。

我们把整整两天都交给大汉安排，他沉默少表情的脸上，也浮起了笑容。九龙部分，我们已随团体观光过了，他就带我们渡海去香港。搭高楼公共汽车穿海底隧道，对我们来说，自有新鲜的感觉。大汉是老香港，每天不知要搭多少次公车。站在拥挤的人群中，或走在熙来攘往的人行道上，个个都神色匆匆，人人都漠不关怀。但今天尽管周围是同样

的陌生面孔，紧紧靠在一起的，却是两个阔别多年的知己，无论怎样人海茫茫，他们彼此都不会有孤单之感了。我看他们脸色凝重，是不是想紧紧抓住这片刻的欢愉，不使消逝呢？

傍晚时分，我们坐缆车上太平山顶。落日正恹恹下垂，一片殷红，透着无限苍郁。大汉惋惜地说：“昨天特地带了相机来，不见落日；今天落日这样美，却又没带相机。”我呢？最轻便的相机也忘了带，想想一生中错过的好机缘太多，今天的落日彩霞，也只好印之于梦中了。

在山顶炉峰茶室坐下来，他们喝红茶，我喝咖啡。与老友班荆道故，应当有酒逢知己，豪饮千杯的情怀才对。可是大汉的神情看去总有点黯淡，我们也都豪放不起来。望着玻璃长窗外，落日已沉，暮色渐浓。一片苍苍郁郁之中亮起了万家灯火。这也是大汉特地带我们来观赏的灯海，三个人都良久默无一语。如此繁华而陌生的都市，对我们来说，总有一分日暮途远、人间无路的苍凉之感。大汉收回茫然的眼神，喝了一口红茶，叹息似地说：“香港也就是此地较清静，可远离尘嚣，所以我时常来。”我望着闪烁的灯光，心里想他是为了要登高望远，逃避这个十丈软红的人世间吗？以大汉孤芳自赏的性格，实不宜处此埋藏罪恶渊藪的大都市中。可是二十余年来，他在势利纷扰中，近之而不染，孤芳依旧。这也就是他落落寡合的主要原因吧！我想起辛弃疾的词：“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岂不正是他的写照呢？

“香港这个地方，真会把一个纯洁的心灵腐蚀掉。”他幽幽地说，“我一个大学时代的好友，却在合作事业上欺骗了我，现在他不知去向了。”

他没有告诉外子这个朋友是谁，如说出名字来，外子可能也知道，而他不谈。可见他丝毫不怨恨他，反而怀念他。他也没说事业合作的经过，没说损失了多少金钱。可见他并不心痛金钱，他心痛的是一份友情的失落和人心的多变。

“我感到很疲乏，更厌倦了香港这个地方，所以只想跑远一点。”他

端起杯子，一饮而尽。红茶早已冷了。那凉凉的苦涩滋味，和着他许多没说出的话，一起咽了下去。我也默默地喝下最后一口咖啡，平时最喜欢的咖啡，现在也变得如此苦涩。

停了半晌，外子说：“到台湾来吧，台湾人情款切，以你的才华，一定有发展的。”

他淡然一笑说：“我大学毕业文凭都丢了。”

“申请‘教育部’可以补发的。”外子赶紧说。

他眼神亮了一下，却又闲闲地说：“再讲吧。也许我要跑得更远些，索性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去。”

“何必投荒异地呢？回台湾来吧。你先回来看看，二十余年来台湾的繁荣是你意想不到的。何况人进入中年，能与二三知己，在事业上以至诚携手合作，才是人生一大快事。”外子恳切地说。

他并未马上作答，却似深为感动，命侍者换来热茶。大家的心情也似开朗多了。我打趣地说：“两天来你的国语进步多了。”他笑了，笑得很明亮。他对我讲了许多关于金石和印泥的常识，又写了几个字给外子说：“我要为你刻这样一个图章。”我们一看是“老子姓李”。可见他正有他的风趣，他又说：“可惜内人不能来陪你，她真好，我的孩子们也个个都好。”由他那几个简单的“好”字，透露出他由衷的欣慰之情。我知道他夫人的温柔、贤淑，在他失意时，一定是给他无限的宽慰与鼓励。人生最大的幸福，莫过于夫妻骨肉之爱，滔滔浊世中，除此以外，更有何求？

次晨阳光普照，他带了相机，我们在皇后像广场与大会堂拍了几张照片。我告诉他我要试坐每一种交通工具，于是他带我们坐二层楼电车、迷你公车，在市区逛了百货店、书店、文具店，到每一处他都有熟人，他与人打招呼时，总是那一份诚诚恳恳、朴朴实实的神情，没有丝毫商场中的海派，在香港这个光怪陆离的社会中，大汉却永远保持了的书生

本色，真个是“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了。

傍晚，他送我们到天星码头轮渡口。因次日我们要返台，故不愿再劳他远送机场，又希望能再见他一面，心情十二分矛盾，外子紧握着他的手说：“我们还是就在此暂时道别吧，希望能在台湾再见好吗？”他坚决地说：“不，明天机场再见。”

他目送我们上了轮渡，汽艇托托托地离岸而去，在苍茫暮霭中，大汉的身影也逐渐模糊了。虽然我们心中都存着明天再见的希望，却已有无限依依惜别之情。

在机场，由于时间的差错，彼此竟错过再见的机会。提着大汉赠我们的厚馈，我们在人丛中遍寻不见他，心中怅惘万分。飞机升空以后，留在我脑海中的一直是大汉在暮色苍茫中，踽踽离去的背影，我念着杜甫“更为后会知何处，忽漫相逢是别筵”的诗句，乃不禁泪水盈眶。

回台的当晚，我们就写了一封长函给他，无限的感激，无穷的盼待。他的回信马上来了。是他二十余年来最长的一封信，也是第一次用白话文写的。他说：“赶到机场，已不见你们，只好跑上看台，希望能见你们上飞机的背影也好，可是也失望了，只见飞机冉冉升空，穿过云层远去，远去了。”其实台港不过一水之隔，却是如此的“相见时难别亦难”，读信又不禁黯然。

他谈起童年时代随母亲度过的乡居生活，大学时代言笑晏晏的无忧岁月，北碚的晨晖夕照，以及事业的多次挫折颠簸，娓娓道来，亲切犹胜于面谈。外子另一位深知他的同学说，大汉是个感情十分含蓄的人，内心的热情远胜过言辞所能表达的，但这封信可说是表达无遗了。

他说：“在港二十年，内心常感到非常寂寞，不是朋友不多，而是可以谈知心话的朋友太少。”这是他热情人在这个炎凉人世的深沉感触。

他又想起了那个辜负他一片至诚的朋友说：“我不是为钱财的损失痛惜，而是为一位朋友在道义上、品德上的堕落而悲痛。”

最后他说：“近年来越期望能过一种恬静朴实的农村生活，读读书、写写字，摆脱都市的营营役役。明知这期望不易达到，但个人性情之日趋淡泊却是事实。”他希望有一天能和我们在一起，也算偿平生之愿了。

天下事在人为，他既有此愿心，又何患不能实现呢？

他寄给我们合摄的照片，背面题着：“二十五年前，台湾分袂同旧雨；三千里外，香江聚首共征人。”

无限沧桑之感，不尽知己之情。我们又立刻去信劝他决心来台，古人说：“一回相见一回老，能得几时作弟兄？”人寿几何？希望他不要再犹疑，此信去后，尚未得他回音，想他正在作来台考虑。我们热切地盼望着，相信他不会令我们失望的。

## 话友

我不谙画事，所以现在谈的是“话友”而不是“画友”。以文会友固然是古往今来的雅事，而以“话”会友也是今日匆忙生活中的难得乐事。现在许多非正式的会议，也都以座谈会、茶话会的方式举行。许多文学见解、社会问题、政治方案，乃至民生大计，都是集众人之智慧，轻松地“话”出结果来的。席间如有一二幽默人士，插进几则雅俗共赏的笑话，更可使满座生风，呈现一片祥和气象，所以议古论今，谈天说地，实在是人生一大快事。中国人的民族性本来是比较趋于沉默寡言的。孔子说“吾欲毋言”，“刚毅木讷，近仁。”晋朝的谢安品评年轻人，也认为一个沉默的人，必有前途，他说：“吉人寡言，言多必失。”但时至今日，言语是沟通思想感情最快速的方式，记录语言，连速记都嫌不够传真而代之以录音。要人、忙人的立言，是对着录音机滔滔一番，再由秘书或访问者加以整理，由语言化为文字，可传之久远。又例如执教鞭的老师、电台电视的节目主持人，更有“不能已于言者”的“言责”，你说一个现代人，还能不开腔吗？何况古圣先贤并不是主张绝对的沉默，他们也说：“时而后言，人不厌其言。”因此健谈的朋友，亦不妨以此自我解嘲，认为自己的说话是合于“时”的。更可引申地说：“爱好谈天，是非常合乎现在这个开放的时代。”



欢聚一堂，气氛之所以能愉快、热闹，就是由于有健谈的朋友，能引出话题，使谈话永远有趣地继续下去。有一位朋友的先生说：“我在里屋写稿，听你们在屋外聊天，就是你的话最多，嗓门最高。”太太说：“我是主人，怎么能不说话呢？”可不是吗？一位好客的主人，必然是健谈的，才能使宾至如归。外子也嫌我说一天的话够他说一个月了，未免也太夸张了点。他自己的老乡来时，摆起龙门阵来，我也只听他话最多，嗓门最高呢！可见“话”逢知己，言为心声，健谈并非坏事。重要的是言必须要及义，也就是说，谈天必须要内容。对方必须是旨趣相投之人，孔子不也说吗：“可与言而不与之言，谓之失人。”谈天可以交到好友。试想，清茶一杯，可口的茶点数碟，于月白风清之夜，与二三良朋，谈生活、谈读书、谈烦恼、谈欢乐、谈病……那种心情，真有“海阔从鱼跃，天高任鸟飞”之感。我想起有一种零食叫做“话梅”，含在嘴里，不但生津解渴也可使口角生春，有助谈兴。想出“话梅”这个名称的人，一定是位懂得谈天之乐的雅人。

记得大学时代，中文系只十五位同学，幸运的是十四位都非常风趣健谈，只有一位姓朱的同学最怕羞。每次聚会，觥筹交错中，他总是默默地谛听。把每个人说的笑话、掌故，随口吟的打油诗都记下来，次日便以几首绝律，一阙词或一篇古风，记述当时盛况，引得人人诗兴大发，唱和一番，过了很多时日以后，吟哦起来，仍感回味无穷。因此尽管他沉默寡言，每次的诗酒之会，却绝少不了他。有的同学打趣说：如果人人都是沉默大众，他又哪来题材作诗词呢？那些同学，有的酒后狂言惊四座，有的笑声震屋瓦。有的喁喁细语如溪水涓涓。有的偶尔凑上一句，有画龙点睛之妙。有的当面话不多，却在电话中滔滔不绝。于是我们的系主任夏老师品题云：“与某同学宜于电车中谈，因他声音高，可以超过车声。与某同学宜于雨中谈，因他高低有节奏的声浪，可与雨声相和。与某同学宜于月下谈，因她低眉浅笑，娴雅幽静。与某同学宜于电